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169 三

羣書考索卷五十二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校刊

後集

賦稅門

田賦類

論語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左傳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丘亦足矣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萬九等田賦

冀 田中中賦上上錯 田第五賦第一錯出第二之賦

兖 田中下賦丘 田第六州第九賦正欲九相當

青　田上下賦中上田第三賦第二

徐　田上中賦中中田第二賦第五

揚　田下下賦下上上錯七田第九賦第雜出第六

荊　田下中賦上下田第八賦第三

豫　田中上賦錯上中田第四賦第二又雜出第二

梁　田下上賦下中三錯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三等

雍　田上上賦中下田第一賦第六人功少

按冀州賦上上田中中差四等蓋冀帝都也百物所聚事事皆出於此所以賦特重於他州兖州田中下賦正等九作十三載乃同者兖州水患最甚禹八年于外惟此州十三年乃與諸州同賦孔氏謂禹當水初平制賦各隨其力後必漸增不知禹於地平天成之時人工未盡修地力未盡闢制為貢賦之定法後雖人衆地闢賦不加多藏之於民以均俗民之政與後世俗括隱田之類異矣

禹貢定田以九等賦亦有九等賦之高下不與田俱當說者謂地有定宜而人無常功田上而賦下者人功廢也田下而賦上者人功修也寧如是則禹之賦亦隨宜取之而已豈其以為凡法哉九等之賦後世莫不相時而變通豈不為民害歟龍子曰治地莫不善於貢傷其法之弊也大禹之貢法雖曰校數歲之中以為常而禹之行之蓋自有道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以此推之當禹之時貢法既定而又有巡狩之禮以省耕省斂問其疾苦休戚而觀其年之豐凶厚薄以補其不足助其不給何不善之有

禹九等貢法

禹別九州任土作貢注任其土地所有定其貢賦之差

兖　貢漆絲篚織文

青　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

徐　貢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

揚　貢金三品金銀銅也瑤琨美玉篠簜齒象牙革犀皮羽鳥羽毛旄牛尾惟木杶楠豫章厥

篚織貝織細紵貝水物厥包橘柚錫貢錫命乃貢言不常也

荆 貢金三品抵木名幹拓也括柏也砮矢鏃丹頗惟箘簵美竹楛中幹三邦厎貢厥名三物皆出雲夢之澤近澤三國常置貢之其名無不稱善包橘也匭匣也菁菁以為茅以縮酒厥篚玄纁此州梁玄纁色善故貢之璣珠類組綬類九江納錫大龜尺二寸曰大龜

豫 貢漆枲布紵篚纖纊細綿也錫貢磬錯治玉石曰錯治磬錯

梁 貢璆玉名鐵銀鏤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貢四獸之皮織金翦

雍 貢球琳皆玉名琅玕石似玉

禹貢 一書有貢有賦賦出於田而貢則因地所有而不責其所無非賦之外又有貢也周官角人羽人以蓋角羽翻當邦賦亦此意故其書總謂之貢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蓋以田賦亦謂之貢也然而八州皆有貢惟冀州無貢以畿內王之所食時斂其賦而已非所謂貢也邦國有歲之常貢春入貢是也是以禹貢之言五服其畿內五百里謂之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皆謂田賦輕重之別也其外侯服綏服荒服則不言賦蓋取之諸侯而貢之天子天子有常法以受其貢而已。所謂貢者皆隨地之所產如揚之橘柚荆之大龜必待錫命而後貢示非常用之物其取田賦皆不過什一此虞夏貢賦之大略也

禹五服之賦

禹定九州量遠近制五服任土作貢分田定稅十一而賦萬國以康故天子之國內五百里甸服為天子服裏田百里賦納總禾藁曰總供飼馬二百里納銍禾穗三百里納秸服秸藁也服藁殷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所納精粺少麤者多。其外五百里曰侯服侯候也候而服事百里采供王事一二百里男邦男任也三百里諸侯向為一侯者所候。又其外五百里曰綏服服王者之政教三百里揆文教度王者文教而行之二百里奮武衛奮武衛天子所以安也。又其外五百里曰要服要束以文教三百里夷守平常之法也二百里蔡蔡法也法三百里蠻以文德蠻來不制以法二百里流流移也言政教隨其俗

商勑法

殷以天子之地百里之內以供官千里之內曰何以為卿千里之外曰流設方伯以為屬公田籍而不稅七十而助是以其求也寡其供也易

降及辛紂暴虐厚賦以實鹿臺大斂以積鉅橋

周武王貢法

武王伐商而有天下發其財散其粟於是分九畿

侯甸貢祀物。甸畿貢嬪物任嬪以女事貢布帛。男畿貢器物任器以材事。采畿貢服物絲枲也。衛畿貢財物龜貝之貝。蠻畿夷畿貢貨物絲采。鎮畿畿以其所貢寶為贄

成周國中之征

司徒之職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在之其舍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

成周任中之法

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淫林之征二十而五凡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不毛謂不樹桑麻也罰以二十五家之泉空五者罰以三家之稅夫稅者百畝之稅凡稅者出士徒車輦以給縣役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十之數以任其力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

成周任民之法

任農以耕事貢九穀　任園以樹藝貢草木　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

任商以市事貢貨賄　任牧以畜事貢鳥獸　任嬪以女事貢布帛

任衡以山事貢其物　任虞以澤事貢其物

成周立賦稅之名

因其比鄰以五人為伍五五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夫役人歲不過三日任其土所以紀地宜也分五服設九畿所以別遠近也五人為伍所以知衆寡也因井廬以定賦稅謂公田十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賦謂供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稅給社稷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

之賚皆因其所工不求其所擬農人納其穫工女効其織是以黔首安本而易贍不足而工有餘也

成周九賦九式九貢之法

周公作周官而理財之法益詳以九賦斂財賄

邦中 四郊 邦甸 家削 邦縣 邦都 關京 山澤 幣餘

以九式均節財用

祭祀 賓客 喪荒 羞服 任事 幣帛 芻秣 匪頒 好用

以九貢致邦國之用

祀貢 嬪貢 器貢 幣貢 材貢 貨貢 服貢 斿貢 物貢

皆屬於天官冢宰小宰致邦國九貢九賦九式之賦以均節財用又有太府受其貨賄之入凡頒財以法式授之外府掌邦布之出入以待邦之用內府掌貢賦之貨賄以待邦之大用職內則掌邦賦之入職歲則掌邦賦之出其理財之官可謂衆矣

貢助徹之名

孟子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

○古之取民貢助徹三法而已校數歲中以為常是為貢一井之地八家皆私百畝其中謂公田所謂九一而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則用貢法矣此周人所謂徹也

魯宣稅畝

魯宣十五年初稅畝公羊傳曰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初稅畝何以書譏爾譏始履畝籍古者曷為而稅也何譏乎始履畝而稅古者一也為什一而籍什一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而頌聲作矣至氏之非私也社稷之公田之法十收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為常故曰初稅畝

成公立甲

左傳成公元年三月作丘甲。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十六井出戎馬一乘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三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被讎出甲重斂

哀公田賦

哀公十二年春用田賦。田所一井之田賦者數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漢家錢民錢以田令率畝。言井者城郭里巷亦有井無巷賦之法民公田不過什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哀公外纂強吳內盡國帑故復用田賦過財

魏文增賦

孝公十三年初為賦納商鞅說壞井田開阡陌制貢賦之法

始皇收大半之賦

始皇建守能侯貴以自奉提封之內撮粟尺布一夫之役盡事於已徂春歷秋往還萬里是所得者至寡所失者至大人用無聊海內咸怨夫

夏之貢殷之助周之藉皆十而取一也蓋因地而稅秦則不然舍地而稅人故地數未盈其稅必備是以貧者因賦役而逃死富者務兼并而自若加之以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猶未足以贍其欲也二世承之不變其失反更益之海內愁怨遂用潰畔

漢田租

田有租非古法也自阡陌行而田始有租矣秦初收天下太半之賦漢氏興而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民於是十五稅其一文帝世始時行勸租之令至十三年之六月乃盡除而不收焉及景帝元年行半租之令而半租之明年則又有三十稅一之令矣故終漢家皆三十稅一者自景帝始乎其後雖有權益田稅之說而竟不行然亦襄世之政歟要之漢世太率以寬租為意故流民免而新田則稍入運租之民又時貸焉若夫田租之外又有藁稅又有計百物之錙兩則其弊政也

十五稅一

減田租十五稅一鄧展注曰漢家初十五稅一儉於周十稅一也中間廢今復云也如淳曰秦作阿房之宮收太半之賦遂行至此乃復十五稅一師古曰鄧說是也惠紀。漢興民夫作業天下既定民無蓋藏高帝於是輕田租十五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

賜租

文帝二年詔云今茲親率群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十一年詔曰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八年農民田和之半並文祀○宣帝背露二年賜民無出今年租○本始元年五月賜天下租稅勿收並宣祀

除租

文帝十三年六月詔曰農有租稅之賦其除田之租稅紀文○景帝元年詔曰今年令半田租本紀

三十稅一

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也食貨奏下令曰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疲癃咸出而豪民兼田卻假厥名三十實稅五也

禮益田園稅

成帝賜方進朕惟往時之用與今一也君不量多少奏一切增賦稅城

之制謂其始也用之有節即蓄兵以宿衛故兵多而無損設官有常員故官不濫而易祿此所以善也其後兵冗官濫而用度之數復不節此其所以弊也宋乾德之初諸州民田有荒甚者即蠲其租不待奏太平興國之間渾渡鏁稅有仍五代之舊者一切罷去天聖中兩稅之外不許發運如稅茶鹽課虧則不使三司增額

賦稅

漢世租入則有田園山澤門關市肆之租舟車緡錢則有筭鹽鐵酒酎則有榷郡國供貢與夫均輸平准之利國賦筭匕匕賦與夫免更之錢其外則又有贖罪賣爵之目焉其所以司斂藏輸納之職則田租領於司農矣而渠田入於少府陵田入於大常而假民之田則有稻田使者掌焉池苑之所田者又有水衡掌焉其所謂賦入之最多者曰鹽鐵則始之於司農最後又分於水衡矣若其山海池澤之稅則主之少府以給供養故海租歸之海丞少府之屬也市肆之租本給供養不領經費則少府享也酎金所以供宗廟嘗酎之用而少府省之其他關租則掌

之關都尉贖罪之錢則典之北軍尉而司農之職除田租鹽鐵之外則舟車緡錢酒榷均輸平準口賦算賦賣爵之類而已及改其支用之目則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以爲私奉養田租以給軍食算賦錢則治廄養車馬而又取口賦養天子之餘以補之過更錢以給更卒酎金以供祭祀關稅以給關市罰錢以給北軍之用而鹽鐵舟車緡錢之利與夫郡國租稅之類則以供軍興至於軍市租稅又或以給士卒焉觀此則漢財賦之歛或調用之日異可觀矣觀文帝時諸侯無入貢郡國無來獻除田稅租關無用傳弛山澤賦性市肆之租不關鰥寡之詔正欲抑末趨本也武帝之時愚幣之輕也而鑄白金造皮幣農商賈之重也而算舟車告緡錢賣爵免罪邦國置農官矣行均輸榷鹽酒酤矣財用宜益滋也柰何忽有水旱之變往往不給昆邪之降至不能與三萬乘兩軍之出塞戰士頗不得祿何直若是稟凜也秦之商君漢之晁錯其爲術刻矣而其治財尤知本末至如後世一切用商君之法使民耕織致粟帛而復其身晁錯之法使民入粟買爵而勿收其租武帝承文景之後內多欲而外事兵役彼徒見其取諸民之末病也則重賦斂而不卹魯不知文景休養生息之餘所賴以扶持而海內虛耗之弊始於末年見之自其兵役之興而轉移餽餉之煩也而農民困自其幹鹽鐵置均輸算商告緡也而商人困自其賣爵而得以免罪也而富民困自其立轉運之法而人財補郎也而世家之子始困自其差出馬也而封君之吏三百石以上困自其告皮幣省酎金也而列侯困雖然民田什五稅一宜歸之大司農諸倉悉在郡國歲漕關東粟給中都僅不過數十萬石而已算賦爲錢百有二十古之所以供士馬車徒之費而今所謂調也然十月朝獻其入司農者纔六十三而在郡國者尚五十七也更之不役者出平價今所謂庸也而更卒庸錢悉在州郡蓋時以假貸貧民後其視天下猶一家也財粟之積在在而有忽有水旱之變夷狄盜賊之虞則即用其民即發其粟即調其車馬器械是故雖有災變而莫爲之憂漢之所謂有光鮮而無土崩者其或以此唐租庸調之法以人丁爲本自開元以後天下戶籍久而不更造田畝賣易貧富升降

不實其後兵興財用益出而租庸調法弊壞自代宗時不以畝定稅而
歛以夏秋德宗用楊炎遂作兩稅使以總之量出制入戶無主
客以居者薄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取大曆中一年科率多者為兩稅
定法然法既行民力未及寬而未陷王武俊田悅合從而叛用益不足
而借商之令出韋都資陳京請借富商錢淮南陳少游請增本道稅錢
趙賓閱商旅之錢每緡稅二十竹木茶漆稅十之一以贍常平本錢其
後請稅間架筭除陌及朱泚平天下戶口三耗其二正元四年詔天下
兩稅審等第高下三年一定自初兩稅貨重錢輕既而物價愈下所納
愈多雖賦不增舊而民愈困矣度支以稅物頒諸司皆增本價為虛估
以給之而謂之折納復有進奉宣索之名改科役曰召雇率配曰和市
以巧避徵文比大曆之數再倍陸贄上疏請釐革其甚害者其言兩稅
新制竭耗編甿以錢為賦其害尤甚然德宗自居奉天儲蓄空窘朱泚
既平於是屬意聚斂常賦之外進奉不息西川節度韋皐則有日進江
西觀察李兼則有月進淮南節度杜亞等以常賦入貢名曰羨餘其外

晉武帝平吳之後制戶調之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疋綿三斤丁女及
丁男為戶者半輸。成帝季年權賦民男丁歲穀三斛女子半之疾病
又半之戶調絹不過數丈綿數兩事小役希民多富實新附者皆給復
除蠲

北齊舊制

未娶者輸半夫租調有妻者輸一床無者半床陽翟一郡戶至數萬籍
多無妻有司劾之帝不許由是奸欺尤甚戶口租調十已六七清河三
年定令乃率以十八人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租役六十六還
田免租調率人一床調絹一匹綿八兩凡十斤綿中折一斤作絲壑租
二石義租五十奴婢準良人之半半調二丈壑租一斗義租五升壑租
送臺　義租納郡以備水旱

後周舊制

文帝霸府初聞制司賦掌賦均之政令凡人自十八至六十四與輕疾

者皆賦之其賦之法有室者歲不過絹一疋綿八兩粟五斛丁者半之其外桑土有室者布一匹麻十斤丁者又半之豐年則全賦中年半之下年一之皆以時徵焉若雜凶札則不徵其賦司徒掌力役之政令凡人自十八至五十九皆任於役豐年不過三旬中年則二旬下年則一旬起徒役無過家一人通典

唐制

高祖太宗初制為租庸調法田制二百四十步為畝畝百為頃男年十八已上人一頃八十畝為口分二十畝為永業凡受田者丁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二匹輸絁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斤外蠶鄉則輸銀十四兩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謂之庸水旱霜蝗耗十四者免租桑麻盡者免調田耗十之六者免租調十之七者請役皆免租以歉穫險易遠近為折收為貢

元宗開元中頒租庸調法于天下好不過精惡不至濫於是詔買者還地而罰之

括羨田

是時天下戶未嘗升降監察御史宇文融獻策括籍戶口羨田逃戶自占者給復五年每丁稅錢千五百以攝御史分行括實陽翟尉皇父景上書言其不可元宗方用融乃貶景諸道所括客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州縣給青張靈數以正田為羨編戶為客歲終籍錢數百萬緡。初租庸調之法以人丁為本自開元以後天下戶籍久不更造丁口轉死田畝賣易貧富升降不實其後國家侈費無節盜起妄興財用益蹙租庸調法弊壞自代宗時始以畝定稅而斂以夏秋大曆元年詔流民還者給復二年田園盡則授以法田天下苗一畝稅錢十五以國急不及秋方苗青則征之號青苗錢又有地頭錢每畝二十通名青苗錢。德宗時趙贊請以諸道津會置吏閱商賈錢每緡稅錢二十竹木茶漆稅

十之一以贍常平復請稅間架筭除陌而民益怨及汪原兵反皆罷之。陸贄說德宗曰請革其大甚者大暑有六一曰國家賦稅之法曰租曰調曰庸其取法遠其歛財均其役人固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天下之法均一雖轉死莫容其奸故人無恤心又曰役帛人所為也錢貨官所為也人所為者租稅取焉官所為者賦歛捨焉國朝著令稅出絹調出絁纊布麻葛嘗禁人鑄錢而以錢為賦德宗終不聽。德宗用楊炎遂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置兩稅使以總之戶無主客以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商稅三十之一與居者均役曰稅視天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為定遣黜陟使按比諸道丁產等級免繇寡孤獨不濟者稅有加歛以枉法輸稅法既行民力未及寬方鎮合從而叛用益不給而借商之令出矣

分三賦

憲宗分天下之賦以為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宰相裴垍又令諸道節度觀察調賞取於坊治州不足則取於屬州而屬州送使之餘與其上供者皆輸度支唐志

本朝稅賦有四品

穀之品五稻麥黍禾菽雜子帛之品十綾絁絲綿布等共十金鐵之品六金銀鐵銅鉛錫等物產之品六牲畜羽毛齒角漆

均稅

太宗至道三年勑應天下荒田許民請射開耕不計歲月未議均稅直俟人戶開耕勝任起稅即於十分之內定二分為求額出典拔元龜。真宗祥符六年上言者謂天下曠土甚多請差官檢括上曰今天下賦稅不均豪富形勢之家田多租少貧弱之戶地薄租重實為賦事實訓

蠲租

太祖開寶六年詔廣南州縣歲輸米稅舊每石加率錢一百六十今每石止十文餘並放。高宗紹興二年詔書可將建炎四年應在前殘租積欠除形勢及官戶州縣公人外餘不問有無專法一切蠲除。又二十九年詔書諸路人戶積年欠負賠多祀赦文放至二十五年今將二

十六年二十七年分第四等人户所欠夏秋租稅和買丁產諸色官物並與除放豐政○壽皇凡郊恩明堂赦皆放第五等户欠租

免間田之稅

高宗紹興二年詔曰昨詔諭淮東八郡人户佃田并免二年租稅將來合行權納之歲可止據當年已種頃畝計數起納其後逐歲添展墾闢到田畝亦擬責數添納庶人户曉然易以安業如或州縣過數催迫並治違制之罪仍許人户越訴聖政

孝宗淳熙元年劄子切見兩淮自經踐蹂以來都國殘弊田畝荒蕪長民之京不以勞來安集之政為先是以荒田之詔今尚動九重之軫慮夫為民病者莫甚於根括田畝而重增租稅何者兩淮之地異時率多荒棄被四方之民招流歲業鄉井而樂於遠至者以地利寡而官賦輕雖勞不憚方其請射之初實又發不耕之地未暇計其畝步積以歲月盡力墾闢方稍獲利其勸若亦甚矣比年以來州縣見民間漸次成業以其不無寬剩之數每行括責復增征斂其實公家所得至微而令民煩擾不安其非撫字惠養之意淮甸之間民非士者平時[illegible]恐不能寧居一或擾之則率而之他矣此地之所以不加闢民之所不加多也近者朝廷行下湖北路闢墾荒田不許遍檢仰見聖慈矜念元元之意又況兩淮之地與湖北事不同先宜存撫欲望就聖慈令兩淮湖北已得指揮今後民户墾闢田畝正令送納舊稅不得別法增添發幾民被實惠斷成富實奉聖旨依準

綱下脩之祖

又八年劄子切見今州縣催科之責皆在縣令得人彼固自有勸若非其人其權盡出於胥吏之徒多護其黨且如監司州郡人吏有產者未嘗納官物假使納破未嘗足數蓋縣邑之庇也至於縣邑人吏又復自庇又各庇其親黨拖欠官物歲歲有之豈獨此哉攬納等人攬民户欠物在已不盡以輸官例是計會鄉司互相蒙蔽而鄉司等人亦復與之為市膠固深結牢不可破此兩色者所欠稅賦初未嘗足唯[illegible]符三年郊赦與夫水旱異恩放至其年則彼固皆脫然無累矣至於貧民下户

初未嘗沾尺寸升斗之恩故朝廷實惠悉為虛文者良由此蓋有說彼縣邑催科既庇其大者雖多不問乃治其小者至絲粟不貸安得有隔歲不納者乎故小民所欠尺寸升合往往出引追逮絡繹道路不問其數多少與已納未納並行決撻流血盈庭所不堪聞又分委佐官謂之比校所欠稅户累累枷鎖口無漿飯而身被楚毒往往狼狽而死倘郡大邑大抵如是人不為怪而況山僻小邑又可知已然則和氣安得不傷水旱安得不作臣愚以為宜令州縣索薄點對有人吏之不納攬户之不輸者並行斷罪即時監納仍出榜令人除告至於下户所欠稅賦夏稅二尺以下苗米一斗以下令各縣不得追呼及行決撻如此則所欠多者不得容隱所欠少者免追擾矣夏稅二尺以下苗米一斗以下止是數百文上下錢利害又自各有大保長催納必不至拖少臣所以敢免其追呼決撻者有利於民無損於官故也今夏稅未及下限苗米亦未及下限苗亦未起催朝廷約束政可施行伏望聖慈以臣所言詳稽行下州縣仍令監司太守覺察所部有催科不擾撫字有方者具實稱聞有催科煩擾為害小民者以名申奏庶幾州縣之間有所懲勸不至循習以傷和氣聖旨依

禁受納情弊

仁宗慶曆七年四月二十三日臣寮上言切見諸路轉運司廣要出剩求媚於上民之輸租已是太半之賦厚有加耗謂之潤官江西諸州軍體例百姓納米一石出剩一斗往往有聚斂之臣加耗之外更要一斗以萬數積累則所聚之數不少且以江西路歲伯萬石為準若每石米一斗以百萬石出剩已及十萬石米數若在民間米價必不至騰貴一旦於民間取十萬耗入官則民下必食貴米理為的然此只租引一路之弊如此況天下之廣其弊可知臣願陛下閱其奏目或有橫加收斂以為出剩乞賜貶黜使民知陛下之意上諭之曰古稱聚斂之臣過於盜賊今如此掊斂是與朕結怨於民也遂下諸路上禁之。高宗紹興元年即位赦文內云比來州縣受納稅賦務加槩量以規出剩宜並行禁止。紹興七年進呈論諸路和糴米加耗太多如饒州一石至收四

斗下提刑司體究上曰郡守謂誰候體究得實當痛與懲戒○二十四年進呈臣寮言諸路州縣受納物帛官吏作弊邀難人户將中程好物沮抑不受至用柿油等退印損壞縱容攙子多取民錢將紕疎之物納官上察其為民害命有司申嚴見行條法行下令監司御史臺次第糾劾民有越訴者聽之聖政○淳熙四年勑訪聞諸路州縣月納人户苗米往往過數多收斗面顯是違法重困民力四月六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諸路監司常切約束覺察如有違戾去處按劾以聞

哲宗輕重

太祖開寶八年詔紬絹不滿疋許納價錢○仁宗慶曆六年詔諸路轉運司夏秋折賣自今於未納半年前榜諭之○紹興二十六年上宣諭曰前日臣寮有論川中折帛錢太重絹一疋私直不及五千而官估則取十千他物率皆稱是去歲裕民所蠲減價直不過一千而已須量與減損若只令行下看詳未濟事不若便劄與四川總領司令契勘今蠲減數目申朝廷庶幾民受實惠聖政

免炎元年即位赦文內云上供悉有常數後因臣寮奏請歲有增加不勝其弊仰諸路轉運司開具祖宗上供舊制及增添數目聞奏當損以舒民力○三年知婺州蘇遲乞奏減年額上供羅上問祖宗額幾何輔臣對皇祐編敕一萬匹問今幾何輔臣指遲奏言五萬八千七百九十七匹上驚嘆曰民將何堪時遲奏乞減半上曰盡依皇祐法輔臣奏今用度與祖宗時不同上復曰與減二萬匹併八千有餘今數因著為定制仍令給次本錢聖政

詔令監司通融州縣

淳熙六年三月御筆手詔朕躬儉以先天下無暴征無苛取期吾元元躋于富庶之域郡國之間宜若公私交裕矣今顧不然豈年樂歲中外少事或未免於匱乏之州迫於縣縣迫於民其故安在無乃賦入寡而用費衆歟吏二千石有能有不能歟將輕費妄用莫知撙節歟波等得不深思視所部為一家周知其經費而通融其有無廉察其能否而裁

抑其耗蠹數者備矣郡計何患乎不足郡計足則屬邑寬屬邑寬則民力裕則吾宵旰之慮釋國有信賞於波何吝若乃有餘者取之不足者聽之逮其乏事然後從而劾之斯亦晚矣是則黜陟之行奚獨郡守而已諸道轉運其明知朕意

漕臣條具州縣取民色目

劄子臣恭覩今年三月二十四日親筆手詔曰豐年樂歲中外少事或未免於匱乏州迫於縣縣迫於民其故安在故分道置臺寄耳目於爾漕臣職當計度欲其計一道盈虛而經度之也職當按察欲其早正奏定毋使病民也聖意惻怛何其知民疾苦如是之深切也臣久在州縣粗知色目試論其所以然大率守令下車未循民事首請屬邑督責財賦必欲如數遵依方許還邑此之謂獻助錢又不測委郡丞職幕官下邑點檢責辦邑官認寢錢制抑無為有增少為多此之謂剛刷錢二稅就州輸納劄為色目既倍收合耗重價折科又刷見合令就整一寸納一天一合納一升謂之暗令錢酒稅不照用祖額止從重數謂之逐年課利錢至於催到上供錢物之類中發劄狀到州多行截留先填舊欠別行催發謂之改鈔錢及當支散春衣賜拋降數目拘催謂之軍衣錢又有無額經總制補酤州用之類不一而足籍為定數按月解發曰板帳曰綱目曰格目又有所謂月樁并青册子錢所在州縣名雖不同是皆州迫於縣之色目也督促之期急於星火每月輸委逐縣計催發稍有所虧動輒監繫大率不過數請上戶勸誘預借非理科罰籍沒家產積欠既放而復催常賦已足而重納寄納官庫少有給還理索賫到納官例多乾沒和買役錢歲有定額今平江諸邑無故追索人戶砧基簿驅磨虛具文納和買役錢監催三年六科人戶遇有交易力可買契今台州諸邑則有預借稅契錢候有契日銷還甚者多責紙於人價增數倍應詞訟及胥吏行遣供責必勒令責買方與受理此四則江西盛行又有年計廣造惡酒應邑錄行鋪僧道倡優皆無幸免此風則秀州尤甚是皆縣迫於民之色目也臣欲乞自今以往取見州縣逐年收支之數量其入以為出凡縣道置之當自州郡照借諸稅容其從便輸納酒

稅使之隨宜措置少寬其積欠凡州縣財無諸處有餘贏者則照對文曆申朝廷不可依寬剩而制不可作羨餘而獻雖戕日之數未能遽革其間有名無實不便於民違戾三尺如前所陳必痛行蠲除或守令有變民之實則使之論薦其並緣為姦者按劾上聞如此則本行詔旨裁抑其耗蠹也七月十七日奉聖旨令諸路漕臣約束所部不得違失如有科擾之處即具名按劾漕臣失覺察亦重寘典憲

修貢籍之利

淳熙四年戶部侍郎韓彥古劄子奏天下貢賦之籍朝廷不能盡知州縣所入之虛實州縣不能必知百姓所輸之多寡所謂帳目者皆臨時以應故事而已是以州縣可以欺民間而恣其所欲朝廷不能制州縣盈虛之數且當取於百姓延舊餘所書之數而此外均立名色大率增倍今朝廷所憑者州郡之帳籍州郡所憑者縣鄉之簿吏多寡任情輕重無制隱落竄易其弊如麻豪民大猾與之為一則可以蠹蝕貧戶細民所欠有限則任其除剔於是富者益富貧者日益貧而國始病矣

臣嘗考唐制合天下之稅租其用有三其一曰上供今之戶部所入是也其一曰留州今州郡繫省得用錢是也其一曰送使今轉運所得是也今戶部所知之數則上供而已其留州送使蓋無得而攷焉若州郡處處得人不為官吏侵耗不為豪強隱落則錙銖民力而取之亦是方遣不辨何益於事不但此弊而已朝廷不知取民之實數多寡任情輕重無制民間合輸一石不止兩石合納一疋不止兩疋多取之罪則一律而不言法禁縱弛民間將何所措手足哉今二稅之額秋苗自正數之外有所謂正耗有所謂義倉有所謂本州耗又有所謂合令又有所謂隨糴斛面出剩及倉例掃撮又有頭子勘合朱墨水脚市例縻費夏稅正額外有所謂和買有所謂合令就整又有疎令折帛又有寬剩布帛又有頭子勘合朱墨市例縻費亦何理乎此姑舉二說而言爾其他征求又不止此為今之計謂且取見諸路大都財賦之所入稍依唐制分為三等視其用度多寡而為之制自上供為始上供所餘則均之望州留州所餘則均之送使所繫則分而送之忽蠲於民朝廷不利

其贏焉然則自朝廷至於郡國取於民者皆有成數不可得而利出納於其間然後整齊天下之帳目外而責任轉運使內而責任戶部量入以為出歲考其能否而為之殿最州縣不得多取於民朝廷亦不多取於州縣上下相恤有無相通無廢事無傷財貢籍之成太平之基立矣此誠長久治安之至計也伏惟聖朝採擇而行之天下幸甚來御筆批韓彥古所陳問知民隱其造貢籍可擇一才力通敏者先次施行一那俟已就緒當頒降諸路依倣行之正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令[illegible]元鼎前去秀州依此將歲納米斛等數帳目聞奏

論稅薄之弊

高宗紹興三年三月癸丑詔曰朕於民事未嘗敢緩而守令監司弗之察也訪聞造簿之弊或奸藏狼籍民被其苦苛自今後應逃亡死絕詭名挾佃產去稅存之力不待造簿書特依法倚閣檢察推割庶使斯民猶堪給養而不被無藝之橫斂也如違令佐公吏並竄沙島知通監司隱庇不舉發者同罪并許民戶越訴

群書考索卷五十四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後集

財賦門

雜賦類

古者取民謂之稅軍用謂之賦而雜征或通謂之稅賦禹貢總以貢名

周官一書有所謂九貢九賦有所謂近郊遠郊之異又有所謂屋粟夫布漆林山澤之征然角羽草葛皆次之而充賦不強民以所無也秦人頭會箕斂無藝甚矣漢氏之興其取民者雖曰三十稅一然田租之外民七歲以上則有口賦千五以上有筭賦又戍邊則有更賦班史以為厥名三十仍十稅五王莽下令亦曰漢氏承秦輕田租三十稅一常有更賦籠咸出厥名三十實什稅五也董子對曰田祖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漢興循而未改史記曰孝惠時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孝武時入物補官益貨除罪更皮幣筭舟車榷鹽鐵均輸榷酒酤其目多

矣唐初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布未嘗以錢為賦其後始有青苗錢地一頭錢至德宗相楊炎遂作兩稅法先計州縣歲貢及上供數而賦於民未幾而借商之令出增稅之法行其後筭間架并除陌竹木茶漆皆有稅矣方初定兩稅時貨重錢輕乃計錢而斡帛既而物價愈下所納愈多輸一者道二慶支以稅物須諸司皆增本價為盧估倍給之而繆以鹽惡督州縣剥價謂之折納賦役曰董逢賢極言之使民擁山而煑海官售券而納息曰榷貨之錢官給屋以居民民出錢以奉官曰擾店之錢重五穀之價計其穀而折其直使民貢穀以輸官曰折變之錢嚴酒麴之禁使民為之而入其課曰坊場之錢據人渡之錢要使民主之而取其筭曰河渡之錢重門關之防使吏守之而察其貨曰商稅之錢凡雜錢鹽錢物產錢則曰兩稅之錢絲麻果蔬百物之貨則曰雜賦之錢曰地頭錢丁口之錢曰免役之錢免引之錢曰青苗之錢除陌之錢

折帛

淳化間天下承平絹每疋為錢六百文絹為錢八百文朝廷於民之支先於春夏之交每疋給本錢一貫文夏秋始責之輸絹於是有和買之名其後大農不足始命東南郡以鹽折支崇寧以後鹽利盡歸朝廷而歲輸其帛如故中興之初絹價倍增每疋為錢十貫文建炎三年乃令上戶輸絹下戶輸錢於是有折帛之名每疋折錢六貫新安志折錢八貫省和議以後令人戶輸納者八分折錢二分納本色絹三分折錢七分納本色當時兵火之餘桑柘燬爐絹價倍增朝廷損價折錢本欲優民戶也承平既久桑麻遍野絹每疋為錢三貫省而民間所折八貫省至是民戶益用輸錢之善

和買預置

咸平二年李士衡建言民間每歲春收息利於蒙家不若官中預給繒錢至秋輸帛從之祥符元年知潁州王明請貨錢與民蠶成輸絹是時絹疋七百官出一千又先得之民以為使天下謂之預買絹仁宗天聖七年江都主簿王琪上書言江都戶止五千而歲和買絹三千祖宗舊法降本其後或給鹽又其後則直賦於民今又以其十之三以為折帛

而充上供矣承平特有支移折變之目熙寧元祐紹聖中雖有意於更張而卒不能改宣和中有言非法折變者既曰以絹折錢又以錢折變以絹較錢錢倍於絹以錢較麥麥倍於錢展轉增加民無所訴高宗紹興書和買本支實價聞立價甚低或以他物準折或以無歷實券充數甚者未支實錢而爺期起催委提刑覺察

商稅

古者關譏而不征至周公而後始有市廛之征周公非以為利蓋有田以耕有宅以居而又有隙地以為場圃藝植如是而或有自放於游墮者始從而困辱之所以抑末而歸本耳戰國之間始有賤丈夫者出而征商此孟子之所以嘆也蓋井田既廢貧富不關於上其勢不得不操天寸之貨以逐十百之利漢高令賈人不得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其意猶未必為利也至武帝時外興師旅縣官太空而富商不佐公上之急始更幣以抑之商賈以幣變而積貨於是有筭商車之法而告緡之令行矣建隆之元首詔諸州不得苛留行旅貨幣常輸外不得發篋搜

[illegible]年詔曰關市之征其來舊矣用度所出未遑削除征筭之條當從[illegible]簡諸路商稅宜參酌裁減以利細民五年詔商旅除貨幣外細碎交易不得收稅其當筭之物令有司條析頒下天聖三年免荊湖沿江上水空船力升康定元年詔訪聞諸州搜檢挐物不依條例冀為績效今後並依自來體例不得創增無名稅額慶曆中議弛茶鹽之禁及減商稅范文正公不可茶鹽商稅之人但分減商賈之利今國用未減既不取之商賈復取之農恐害農也天禧以前二浙之大郡合一都征商之入有不及五六萬者自熙寧以來坊場河渡白地房廊坑冶市舶農田水利各置提舉而利權不在州縣矣自方鎮之亂始息而經制之錢興自金人之擾愈甚而總制之名立渡江後陳康伯創二浙之糴本江東西湖南北之大軍月樁諸縣之版帳青冊軍衣無額經總制其日不一迨宋國初平斛斗去廣南大斛之弊而秋苗唯正賦間雖有義倉之斂每一石正賦輸一斗隨陰中置而乾德罷景祐中蒲置未幾而尋罷然尋即罷去今日有正耗有省耗有中耗有斗脚有市例頭子之外有廩費矣

後唐明宗掌入倉觀受納主吏懼責其多取乃故為輕量明宗曰倉廩宿藏動經數歲若取之如此後豈免折閱吏因訴曰自來主藏者所以致破家竭產以償欠正為此耳明宗惻然乃詔自今石取二升為雀鼠耗至今行之所謂加耗是也近世立般量出剩法本防吏姦而州縣貪暴多取於民一斛留糙倍納二斛又至於加七加八以其正數上供而存出剩以自給則加耗之害又不足言

財賦總論理財附

禹平水土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益稷奏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此為民理財之也禹貢一書始任土以作貢賦之法冀州賦上上錯第一雜出第二兖州賦正青州賦中上第四徐州賦中中第五揚州賦上上錯第七雜出第六荊州賦上上第三豫州賦上中第三雜出第六梁州賦下中三錯第六雜出第七第九三等雍州賦中下第六貢皆隨地所產如揚之橘柚荊之大龜必待錫命而後貢示非常用之物其取田賦皆不過什一此虞夏貢賦之大略也商以天子之地百里之內以供官公田籍助也而不稅是以其

求也寡其供也易又冢宰於歲之抄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量入以為出說者曰商制也至商末暴虐厚賦斂以實鹿臺巨橋之積周武王伐商而有天下發其財散其粟於是分其九畿侯畿貢祀物甸畿貢嬪物男畿貢器物采畿貢服物衛畿貢財物蠻畿夷畿貢貨物鎮畿藩畿以其所貴寶為贄及周公作周官而理財之法益詳以九賦斂財賄邦中內郊邦甸家削邦縣邦都關市山澤幣餘以九式均節財用祭祀賓客喪荒羞服工事幣帛齎新匪頒好用之式以九貢致邦國之用妃嬪器幣稍貨服游物凡九貢皆屬於天官冢宰小宰致邦國九貢九賦九式之二以內節財用又有太府受其財用之入凡頒財以法式授之外府掌邦布之出入以待邦之用內府掌二賦之貨賄以待邦之大用職內則掌邦賦之入職歲則掌邦賦之出其理財之官可謂煩矣然而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漆林之征一十而五無非度地以取諸民周公所以為善理財者歟此商周財用之大畧也周衰魯宣公初稅甸哀公用田賦春秋譏之其初復畝而稅始用田賦也是時有若對哀公年饑用

不足之問曰盍徹乎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又問孔子子曰薄賦斂則人富公曰寡人貧矣子曰未有子富而父貧也管仲相威公專以魚鹽之利富國陵夷至戰國上之人拳拳乎利國之問下之人皆曰我能為君充府庫故孟子曰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白圭問孟子曰吾欲二十而稅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秦孝公用商鞅開阡陌而十二年初為賦始皇又盡括提封之內撮粟天布以自奉貢以內與工作外攘夷狄收太半之賦仲舒曰秦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周二世不變而海內遂叛漢高帝除秦之弊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下之經費重租稅以困商賈四年吏書初為筭賦漢儀注云人十六出十五至五賦錢每人百二十為一筭蓋譏其變古重斂也孝惠復十五稅一文帝人賦四十丁男三十而一事其筭賦稍減於前矣帝朝而問丞相勃曰天下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謝不知問平平日當責治粟內史是皆不知理財宰相之事也是時晁錯言令人入粟拜爵除罪自此利源開矣郡縣邊食足可乃收農人租帝從之賈誼亦曰公私之積猶可哀痛乃下詔賜十一年租稅之半十三年詔除田租正以倉廩豐故也孝景二年令入半收田租平分而稅一其後上郡旱復修賣爵令及輸除徐罪文景相承京師之錢至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腐而不可食武帝因文景之蓄怒胡粵之害於是始招東歐繼事兩粵通西南夷以罷巴蜀置滄海郡以動燕齊及馬邑之釁開而財賂耗竭不贍矣於是下入物補官出貨除罪之令而興利之臣自此而始財賦稍充遂築朔方費巨萬府庫益虛矣復募民入奴婢而入羊者得為郎大將連歲伐胡經用又竭矣乃置武功賞官直三十萬金驃騎比年大出且通漕敞鐵縣官復大空矣更造白鹿皮幣白金三銖錢以東郭咸陽孔僅領鹽鐵事而桑洪羊貴幸三人言利析秋毫及衛霍絕幕賞賜五十萬金是時財又匱戰士頗不得祿矣其後宮室之役興封禪之禮舉則以榷鹽鐵筭舟車告緡錢特富人爭賂財乃尊王式以風之而百姓終莫分財而楊可告緡錢矣榷酒酤也延守賞賜帛百萬而金錢以萬計則又以

輸平準之置也洪羊置均輸平準盡籠天下之貨貴賣賤買名曰平準推原其故由文帝蓄積之富是以啓武帝之慾心昭帝時賢良文學皆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元始中罷酒榷元鳳四年減口賦十三漢義注民十歲至十四出賦二十三其二十以食天子三錢武帝以補車騎馬宣帝井鹽中減民筭三十至元帝始罷鹽鐵官三年而復之孝成又減天下賦筭四十是以王莽下令曰漢民輕田稅三十稅當有更賦罷癃乃出賦令十三實什稅五也光武中興田租三十稅一明章時人無橫徭時張依請封錢以帛為租從之安帝用不足三公始請入粟為關內侯桓帝又置西方金堂為私藏靈帝乃垂鴻都之牓開賣官之路三公拜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況其下乎晉劉毅云威靈賣官錢入官庫時趙忠又說帝令斂天下田稅錢以營宮室延熹中陳蕃有三空之說此兩漢財用之大畧也晉泰始中杜預為度支定穀價較鹽鐵制課調內以利國外以救邊五十餘條成帝又度田取十分之一畝稅米三升至咸康初米空垂五十餘萬斛尚書諸曹以下免官縣貂藏空惟有練布數千而王道身衣大練遂貴孝武增口稅五十宋武帝制人六歲輸布四疋明帝師旅不息加以修費百官皆停祿埋錢於殿中為私錢後魏正光後國用不足克折六年租調取之又煬帝無節乃減百官之祿徹軍人常廩後因蘇綽以國用不足而征稅頗傷既而嘆曰令之所為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其誰能弛乎子威以為已任至隋時奏減賦役文帝躬節儉益免田租寬稅賦有司上言府庫皆滿更關左藏創塹以受之詔曰寧積於人無藏府庫煬帝繼之天下充賦乃大治宮室百役繁興東西巡幸征伐高麗供奉不給天下積怨而亡此晉南北朝隋財用之大畧也唐初授田以口分世業而取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有節制矣以府衛故兵多而無損設官有常貧故官不濫而易祿自高宗用李義府許敬宗役費並起永淳以後財用不足加以天后之亂賦益慘矣元宗開元初復租庸調而國用充天寶以來天子驕佚而用不知節大抵用物之數常過所入於是韋堅楊慎矜王鉷楊國忠各務痕刻歲進非租庸正額錢百億萬入大盈庫以供天子燕私更祿山之變民物弊耗肅宗即位第五琦言財賦所產江淮居多假臣一職可無乏用即以為江淮租庸使上元中用劉晏充度支治財利二年

以元載代之載取八年租調之逋負者又平分民租謂之曰著代宗初秦二年分天下財賦鑄錢常平轉運鹽鐵置二使以劉晏第五琦主之晏幹山海以佐軍用雖兵戈數十年歛不及民而用度足晏理財以得人養民為先第五琦榷鹽以佐軍興初歲取緡錢六十萬未乃什之歲入千一百萬而惟鹽居太半先是天下財賦皆歸左藏而太府以時上其數尚書比部覆其出入至第五琦為度支使請歸大盈庫供天子給賜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財為人主私藏有司不得程其多少至德宗罷劉晏相楊炎遂作兩稅法量出以制入是法既行而朱滔王武俊田悅叛用益不給而借商之令出趙贊又請稅竹木茶漆十之一稅間架除陌錢又涇卒大呼之後而間架除陌竹木等稅皆罷暨朱泚既平帝屬意聚歛常賦之外進奉不息劒南有日進江西有月進其他皆徼射恩澤以常賦入貢名為羨餘至代易又有進奉自裴延齡用事益為天子積私財而生民重困至順宗乃罷宮市又月進憲宗又罷代進奉及兩稅外榷率分天下之賦為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及討淮西變支揚於陵坐饋饌不繼貶以皇甫鎛代之由是益為刻剝後李鋈代杜佑為鹽鐵使自劉晏之後居財賦之職者莫能繼巽掌一年征課所入過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萬緡淮西既平上浸驕侈皇甫鎛程异曉其意數進羨餘以供費是時四方爭進奉謂之取軍賊平又進謂之賀禮後又進奉謂之助賞上加尊號亦進奉謂之賀禮穆宗即位一切罷之兩稅外加一錢者以在法論是時錢重揚於陵請廣鑄鼓兩稅皆輸絲纊唯鹽酒用錢張平叔請官自賣鹽又奏追遠年逋欠皆不從武宗會昌末置備邊庫收廣支鹽鐵錢宣宗更號延賞資庫初以度支郎中判之至是以屬宰相其任益重諸道進餽諸軍皆輸焉天下遂困竭矣此唐財賦之大畧也以通典周禮唐志史記修宋泫後唐之制其三司使實總國計貢賦之入朝廷未嘗與焉總鹽鐵度支戶部號計省使位亞執政日為計相又有副使而逐司各置判官二員其子司則判官六員分主之開折司衙司磨勘司修造司曹案司渠案太祖太宗多以武儀為三司自真宗以冠兼公充之始不用武儀矣其任人也如此景德中丁晉公著景德會稽錄皇祐

中田況著皇祐會稽錄治平中蔡襄著治平會稽錄元祐中蘇轍著元祐會稽錄其計度也如此太祖以來有景福內庫太宗改名內藏庫所貯金帛備國用也凡郊祀所費鉅萬皆出於此不取於民真宗時李迪曰祖宗初置內藏庫欲取西北支凶年請出以佐國用帝大發以賜三司其置庫也如此真宗嘗謂王旦曰三司官不欲數易所數案籍往往不見本末仁宗時賜發運使出身以久其任特范蜀公鎮上疏請約祖宗以來官吏兵數酌取其中為定制以今賦入之數十七為經費而儲其三備水旱非常又官古者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中書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使同制國用其攷察出納之數也如此祖宗之時每歲鹽利大率三千餘萬緡茶稅百四十萬緡乘山之鑄六百萬緡熙寧以來祖宗之法變矣國初財用未使三司總之三司使自唐明宗以張延明為三司使三司使之名始此其費用蠹耗之大者皆可節以制度也至王安石為相取周禮以行新法謂宰相當主財計遂與三司分權凡賦稅常賦征榷之利方歸三司摘山煑海坑冶榷貨戶絕沒納之財悉歸朝廷其立法與常平免役坊場河渡禁軍闕額地利之貨皆號朝廷封樁又有歲科上供之數盡運入京師別創庫以貯之三司不預焉於是祖宗覈國計之良法盡壞矣宋朝分路設轉運使副判官付以按察之權使督財賦悉隸三司凡經費羨餘轉運官屬之三司盡轉都城積於左藏庫別有科名及分貯內藏庫者皆三司使主之熙寧理財乃立勸沮之法所遣使者盡出宰相之門皆務聚斂以悅廟堂非若三司使有權以動人則濟臣亦不敢橫斂也章聖朝帑藏盈溢其名數皆籍千三司其總數唯使得知也章聖屢欲知其數宰相李文靖公沆每對以否今三司使供具王欽若見久不奏聞之文靖曰非不能取索但不敢奏知恐知數而廣用也此乃深得祖宗置三司使之微意沆又言在朝建十餘年四方之言利者未嘗施行以此報國耳安石乃置旁通簿於御前盡籍國帑之數在神宗恭儉郡國帑藏率皆盈溢至崇寧後蔡京制禮作樂種種蠹國勸上以奢費內興營繕外拓境土而又宦官專屬應奉及淫巧繕修與夫除戈

器備邊患之費凡百端皆不先關戶部但各作決科次請于朝廷或兼取于戶部者非若三司使有專按以關防也自元豐改制戶部尚書全無計相之權職在朝廷之文移僅能經畫在京師官吏諸軍俸給而已以此論之三司使之職不待改官制而失其權自熙寧變法度之時已壞矣況政和之後以鉛鐵為承受獨總財計以便宜取則戶部尤難守其職業矣以會要禁元道舊典修自天聖以來天下病夫官之多也而州縣有待闕官月料之費自熙寧以來初置官觀差遣而州縣倉官觀官請俸之費自熙寧以來初遣宗子疎屬補太宮而州縣有宗子口券之費自紹興以來初遣養老之兵而州縣有養老使臣廩給之費

群書考索卷五十四

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財賦門

漕運類

古無漕運之法禹貢所載入于渭亂于河之類不過是朝廷之路所輸者不過幣帛九貢之法○通典曰其四百里粟五百里米蓋禽而重者為近賦百里納總二百里納經三百里納秸精而輕者為遠賦若數千里漕運其費百倍矣至周王畿止於千里賦稅則無遠輸其管仲曰粟行三百里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衆有飢色○孫武曰千里饋糧士有飢色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是言粟不可推移也通典○左傳曰秦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曰汎舟之役吳城刊溝通江淮通糧道也

秦欲攻匈奴使天下飛芻輓粟於琅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致一石漕運之法自此方詳矣

漢高祖擊楚蕭何轉餉關中給軍帝又築甬道屬河以取敖倉粟時漕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漕京師之官府。通典

孝文時賈誼上疏曰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道為奉地雖道數千不輕致輸郡或乃越諸侯而遠調均發徵至無狀也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方百里十之而都輸將繇使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者不苦其繇繇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又秦不能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而人之苦甚多也帝不能用通典

武帝宮多役使在關中之粟四百萬猶不足於建元中通西南夷千里負檐饋粮率十餘鍾致一石其後東滅朝鮮置滄海郡人徒之費擬西南夷又衛青擊匈奴取河南地後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鄭當時請引渭穿渠以漕雖曰便利其後番繫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經底柱之險敗亡甚多後張湯欲通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通典

宣帝時耿壽昌五鳳中奏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諸郡穀足供京師可省關東漕卒之半蕭望之以為不可帝從之漕事果便通典。趙充國條留屯十二便其五曰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威羌虜揚武折衝之具也

光武北征命寇恂守河內收四百萬斛以給軍以輦車驪駕轉輸不絕。虞翻為武都太守開漕船道而水運通利本傳

蜀諸葛亮出祁山以木牛運又出斜谷以流馬運

魏正始四年司馬宣王使鄧艾開河渠廣漕渠東南有事興衆泛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通典

晉武帝太始十年鑿陝南山決河東注洛以通運漕。謝元淝水之役

乃壞呂梁水以利運漕公私便之通典

懷帝永嘉元年修千金堨於許昌以通運通典

成帝咸和六年以海賊寇抄運漕下繼發王公已下千餘丁各運米六斛通典

穆帝時頻有大軍糧運不繼制王公已下十三戶共借一人助度支運通典

後魏自徐揚州內附之後經畧江淮轉運中州以實邊鎮有司請於水運隨便置倉乃於小平石門白馬津漳涯黑水澠州陳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閣每軍國有須應機漕引通典

孝文太和七年薛胥律鎮將刀雍上表曰臣鎮內之兵率皆習水一運二十萬斛方舟順流五日而至用人工輕於車運十倍詔求以為式通典

隋開皇三年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為水旱之備詔於蒲陝虢熊伊洛鄭懷邠衛汴許汝等十三州置運米丁又於衛州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通典。又詔

[illegible]向蒲陝以東募人能於洛陽運米四十石經底柱之險達于常平者免其征戍其後以渭水多沙流有深淺漕者苦之通典。四年又詔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廣東渠轉運通利關內賴之通典

煬帝大業元年中發河南諸郡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于河又引河通于淮海自是天下利於轉輸通典。四年又發河北諸郡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于北河通涿郡。五年於西域之地置西海鄯且子餘切等郡大開屯田發四方諸郡運粮以給之。七年大會涿郡分江淮別以舟師濟滄舳艫數百里粮會於平壤高麗所都。並通典

唐都長安而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

高祖太宗之時用物有節而易贍水陸漕運歲不過二十萬石故漕事簡省

高宗已後歲益增多而工利繁興民亦罹其弊矣。初江淮漕租未至

東都輸含嘉倉以車或馱陸運至陝而水行來遠多風波覆溺之患其失常十七八故其率一斛得八斗為成勞至陸運至陝纔三百里率兩斛計屑錢千民送租者皆有水陸之直食貨志

高祖武德中姜行本請開五節堰引水通運許之貞觀永徽之際廩祿數少每年轉運不過一二萬斛

高宗咸亨三年於岐州陳倉縣東南開渠引渭水入昇源渠通船栰至京故城圖典

睿皇至開元國用漸廣每年陝路漕運米二百五十五萬斛時李傑奏清汴州梁公堰以通江淮漕運

開元十八年玄宗問朝集使利害之事宣州刺史裴耀卿上便宜以水陸遙遠轉運艱辛功力雖勞倉儲不益切見每州所送租及庸調十門水淺已有阻碍渡淮入汴乾淺停留上河入洛船艘隘鬧艘載停滯備極艱辛伏見舊法河口置武牢倉鞏縣置洛口倉爰及河陽倉柏崖倉太原倉永豐渭南倉安置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汴口水通則隨近運轉不通則且納在倉不滯遠船不憂欠耗等利病疏奏不貲通至

開元二十一年耀卿為京兆尹京師穀價踴貴帝召裴耀卿問以救人之術奏曰若能通河漕纔陸為水則所支有餘且江南租船所在候水始進吳人不便河漕由是所在停閣上然其言乃置河陰縣及河陰倉河清縣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三門西置三門倉開三門北山十八里陸行以避灘險自江淮西北泝鴻溝悉納河陰倉自河陰浮漕含嘉倉又遞送納于太原倉所謂北運也自太原浮汴渭以實關中凡三年運七百萬石省脚費三十萬貫民間傳云用斗錢運斗米真糜耗如此及耀卿罷相北運頗艱米歲至京師纔百萬石二十五年遂罷北運通典崔希逸為河南陝運使歲運百八十萬石其後以太倉積粟有餘減漕運十萬石

開元二十七年河東採訪使汴州刺史齊澣以江淮漕運經淮水波濤有沉損遂開廣濟渠下流自泗水至楚州合于江淮踰時畢功既而以水流浚急行旅艱險旋即停廢通典

開元二十九年陝郡太守李齊物避三門河路急峻於其北鑿石渠通運船為漫流河泥旋填淤塞不可漕而止通典

盧暉開通濟渠置樓百餘間以貯江淮之貨

天寶二年左常

侍兼陝州刺史韋堅開漕河自苑西引清水因古渠至華陰入渭引永豐倉及三門倉米以給京師名曰廣運潭。是歲漕山東粟四百萬石自裴耀卿言漕事進用者常兼轉運之職而韋堅為最唐志。初耀卿與漕路請罷陸運而不果廢自景雲中陸運北路分八遞雇民車牛以載。開元初河南尹李傑為水陸運使運米歲二百五十萬石唐志

肅宗末年史朝義兵分出宋州淮運於是沮絕租庸鹽鐵派漢江而上河南尹劉晏為戶部侍郎兼勾當度支轉運鹽鐵鑄錢使江淮粟帛縣衰漢越商於以輸京師唐志及代宗出陝州關中空窘於是盛轉輸以給用唐志。廣德二年以劉晏領東都河南淮西江南東西轉運租庸鑄錢鹽鐵轉輸至上都度支所領諸道租庸觀察使凡漕事亦皆決於晏晏即鹽利額備分更督之隨江汴河渭所宜故時轉運船縣濟陸運至楊子斗米費錢十九晏命囊米而載以舟減錢十五縣揚州距河陰斗米費錢百二十晏為歌艙戈江船二千艘每艘受千斛十船為綱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輸粟百一十萬石又分官吏主丹陽湖禁引溉自是河漕不涸唐志。大賢八年以關內豐穰減漕十萬石度支和糴以優農晏自天寶末掌出納監歲運知左右藏主財穀三十餘年矣唐志及楊炎為相以舊惡罷晏轉運使復歸度支凡江淮漕米以庫部郎中崔河圖主之唐志

德宗以給事中崔造為相乃奏諸道觀察使刺史選官部送兩稅至京師廢諸道水陸轉運使及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使以度支鹽鐵歸尚書省宰相分判六尚書事以戶部元琇判諸道鹽鐵榷酒侍郎吉中孚判度支諸道兩稅增江淮之運浙江東西歲運米七十五萬石復以兩稅易米百萬石江西湖南鄂岳福建嶺南米亦百二十萬石詔浙江東西節度使韓滉淮南節度使杜亞運至渭橋倉唐志。韓滉復為江淮轉運使而滉為度支諸道鹽鐵轉運使於是崔造亦罷滉遂劾琇常餽米絹青河中而李納懷光倚以構叛貶琇雷州司戶尋賜死是時汴宋節度使春夏遣宮監汴水察盜灌溉者歲漕經底柱覆者幾半河中有山號

米堆運舟入三門雇平陵人為門匠執標指麾一舟百日乃能上唐志。陝虢觀察使李泌益鑒集津倉山西運為運道屬于三門倉治上路以回空車賈錢五萬緡下路減半又為入渭船方五板輸東渭橋太倉米至百三十萬石遂罷南路陸運轉。其後諸道鹽鐵轉運使張滂復置江淮巡院及浙西觀察使李錡請使江淮堰埭浙西者增私路小堰之稅以副使孟湯主上都留侯唐志。李巽為諸道轉運鹽鐵使以堰埭歸鹽鐵使罷其增置者自如晏後江淮米至渭橋寢減矣至巽乃復如晏之多唐志。初楊州疏太子港陳登塘凡三十四陂以益漕河輒復堙塞淮南節度使杜亟乃濬渠蜀岡疏句城湖愛敬陂起隄貫城以通大舟河益庳水下走汴夏則舟不得前節度使李吉甫築平津堰以洩有餘防不足漕流遂通然漕益少江淮米至渭橋者纔二十萬斛舡。諸道鹽鐵轉運使盧坦糴以開一歲之費省冗職八十員自江以南補署皆劇屬院監而漕米亡耗於路頗多唐志。刑部侍郎王播代坦建議米至渭橋五百石亡五十石者死其後判度支皇甫鎛議萬斛亡三百斛者償之千七百斛者流塞下過者死盜十斛者流三十斛者死而覆船敗輓至者不得十之四五部吏舟人相挾為姦搒笞號苦之聲聞于道路禁錮連歲赦下而獄死者不可勝數唐志。秦漢時故漕與成堰東達永豐倉咸陽縣令韓遼請疏之自咸陽抵潼關三百里可以罷車輓之勞宰相李固言以為非特文宗曰苟利於人陰陽拘忌非朕所願也議遂決堰成罷輓車之牛以供農耕關中賴其利唐志。及戶部侍郎裴休為使以河瀕縣令董漕事自江達渭運米四十萬石居三歲米至渭橋百二十萬石凡漕達于京師而足國用者大畧如此唐志

太祖建隆元年汴都仰給漕運故河渠最為急務先是歲調丁夫開浚糗粮皆民自備丁未詔悉從官給遂著為式又以河北仍歲豐稔穀價騰踴命高其價以糴入緡。二年給事中范陽劉載往定陶督曹軍丁夫三萬浚五丈渠自都城北歷曹濟及鄆以通東方之漕上因謂侍臣曰煩民奉己之事朕必不為也開導溝洫以濟京邑蓋不獲已也同上

太宗雍熙四年始并水陸路發運為一司以右神武將軍王繼昇刑部

員外郎直史館董儼同掌之同上。至道元年先是汴河歲運江淮米三百萬石菽二百萬石黃河粟五十萬石菽三十萬石惠民河粟四十萬石菽二十萬石廣濟河粟十二萬石凡五百五十萬石非水旱大蠲民租未嘗不及數是歲汴河運米至五百八十萬石上因問汴水疏鑿之由參知政事張洎遜而講求其事以奏曰今帶甲數十萬戰騎稱是萃于京師仍以亡聊之民悉集于輦下此漢唐京邑民庶其人矣甸服時有水旱而不至艱難者有惠民金水五丈汴水等四渠派引脉分會于天邑舳艫相接贍足京師以無匱乏也唯汴之水橫亘中國首承大河漕引江潮利盡南海半天下之財賦并山澤之百貨悉由此路而進然則天禹疏鑿以分水勢湯帝開明以泰然遊雖數慳度而通流不絕者百代之終為國家之用者其上天意乎長編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江南轉運使闕中書進擬人數見卻一上乃自除張士遜為之士遜謁宰相王旦於政事堂自言止歷縣道未歷郡事今未領使職願開善教旦從容曰朝廷權利至矣士遜起謝既去旦語人曰此轉運識大體士遜後從廣西河北再思旦言不敢妄有興建云長編。景德元年宋雄監河陰屯兵雄習河渠利害因領護汴口均節水勢以濟江淮漕運居官數年三遷將作監不易其任職務修舉朝廷賴焉同上。天禧三年以崇儀使昭州團練使賈宗戶部員外郎薛奎並為制置發副使郭盛為都監發運司置都監始此同上

仁宗天聖四年閏五月定江淮制置發運司歲漕米課六百萬石初景德中歲不過四百五十萬石其後益至六百五十萬石故江淮之間穀常貴而民貧於是吳耀卿請約咸平景德歲漕之數立為中制故裁減之然東西災險輒減歲漕數或百萬或數十萬人轉移以給他路者時有焉同上。康定元年初以陝西宿兵叛命晁崇懋與夏竦韓琦議進取之策竦以所畫攻取二策上之至是上與兩府議用攻策歐陽脩上便宜三事一曰通漕運今江淮之米歲入於汴者六百萬石宜以三百萬石分給關西浚治汴渠按永唐裴耀卿舊跡於大河三門東西置倉陸運於所開山路十八里以避其險卒汴河入渭可紓關中之困又置

遞按求漢高祖入關之道自武昌漢郢襄復梁洋金商均房光化沿漢等十二州之地日入關而不絕同上。至和元年王鼎為淮南江浙荊湖制置發運副使居二年遂以為使前使者多漁市南方物貢奏計京師特遣權貴鼎一無折市蜀悉精吏事度漕路遠近定先後為成法於是勞佚均吏不能為輕重官舟禁私載舟兵無以自給則盜官米為奸有能居販自贍者市人持以法不肯償所逋鼎為移州縣督償之舟人有以自給不為奸而所運米未嘗不足也同上。嘉祐三年桂州興安縣有靈渠北通江湖南入海自秦漢通舟檝皆石底淺狹十八里內置三十六斗門一舟所載不過百斛秉漲水則可行李師中積薪焚其石募工鑿之廢斗門三十六後三旬而成舟以通同上。江湖上供米舊轉運使以本路綱輸真楚泗州轉船倉載鹽以歸舟還其郡卒還其家其汴舟詣轉船倉漕米輸京師歲運者四河冬涸舟卒亦還營至春復集名曰放凍卒得番休逃亡者少而汴船不涉汴路無風波沉溺之患其後發運使權益重六路上供米團綱發船不復委本路獨發運使專其任文移公牒繁多有不能檢察則吏胥可以用意于其間擇舟者賕諸吏輒得詣富饒郡市賤貿貴以趨京師自是江汴之舟合雜混轉而無下矣挽舟卒有逋身不還其家而老死河路者籍多空名漕事大敝長編

神宗元豐二年六月甲寅提舉導洛通汴河言請汴城四月甲子起役六月戊申畢工凡四十三里自任村沙谷至河陰兎亭子并汜水關北通黃發漕運運河長五十一里河兩岸為堤總長一百三里門所占官私地二十九頃已引洛水新口斗門通流入汴候水調勻可塞汴口乞從汴口官吏河清指揮於新開洛口從之同上

孝宗淳熙六年三月丁丑宰執奏事上曰諸路漕臣職當計度欲其計一道盈虛而經度之也今則不然於所部州郡有餘者取之不足者聽之遠其乏事從而劾之吾民亦被其擾矣朕今以手詔戒諭之俾深思古誼視所部為一家周知其經費而通融其有無廉察其能否而裁抑其耗蠹庶幾郡邑寬而民力裕也聖政

總論

攷之詩書如倉積於豳粮時於申會蒐之備達于衛境忽有水旱之變則省斂以為施惠會同軍旅之事則資粮蒐獮以供因乏不責天下以取斂也自戰國以來兵革不息於是漕輓之術起而竭土地之有無問遠近以應上輸然事已兵休猶不至於甚病漢初漕運高后文景時中都所用者省歲計不過數十萬石而足是時漕運之法亦未講到得武帝官多徒役衆在關中之粟四百萬猶不足給之所以鄭當時開漕渠六輔渠之類蓋緣當時用粟之多漕法不得不講然當漢之漕在武帝時諸侯王尚未盡輸天下之粟至武宣以後諸侯王削弱方盡輸天下之粟漢之東南漕運至此始詳當高帝之初天子之州郡與諸侯封疆相間雜諸侯各據其利粟不及於天子是時所謂淮南東道皆天子奉地如賈生說是漢初如此至漢武帝時亦大聚有名而無實其發運粟入關當時尚未論江淮到得唐時方論江淮何故漢會稽之地去中國封疆遼遠開墾者多粟不入京都以京都之粟尚不自全何況諸侯自封殖且如吳王濞作亂枚乘之說言京都之倉不如吳之富以此知當時諸侯殖利自豐不是運江淮之粟到唐時全倚辦江淮之粟太宗以前府兵之制未壞有征行便出兵兵不征行各自歸散於田野未盡仰給大農所以唐高祖太宗運粟於關中不過十萬後來明皇府兵之法漸壞兵漸多所以漕粟自此多且唐睿明皇以後府兵之法已壞是故用粟乃多向前府兵之法未壞所用粟不多唐漕運時李傑裴耀卿之徒未甚講論到二子講論自是府兵之法既壞用粟既多不得不講論且如漢漕繫鄭當時之議都不曾見於高憲文景之世唐之李傑裴耀卿之議都不曾見於高祖太宗之世但只見於中睿明皇之時正緣漢武帝官多役衆唐中睿已後府兵之法壞兵聚既多所以漕運不得不詳大抵這兩事常相為消長兵與漕運常相關所謂宗廟社稷之類十分不費一分所費廣者全在用兵所謂漕運全視兵多少且唐肅宗代宗之後加河北諸鎮皆強租賦不領於度支當時有如吐蕃回紇為亂所用猶多寶應至德之間歲遣兩河諸鎮所以全倚辦江淮之粟議論漕運其大略自江入淮自淮入汴自汴入河自河入渭各自正

輪水次各自置倉如集津倉洛口倉含嘉倉河陰倉渭橋轉相般運道
途之遠此法遂壞自當時劉晏再整頓運漕之法江淮之道各自置船
淮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水之曲折各自便習其操舟者
所以無傾覆之患國計於是足所以唐人議論之多惟江淮為最急德
宗時緣江淮米不至六軍之士脫巾呼於道韓滉運米既至德宗太子
置酒相慶可見唐人倚辦於此如此其急唐時漕運大率二節江淮是
一節河南是一節陝西到長安是一節所以當時漕運之臣所謂無如
此三節最重者京口初京口濟江淮之粟並會於京口京口是諸侯嚥
喉處初時潤州江淮之粟至於京口到得中間河南陝西互相轉輸然
而三處惟是江淮最切何故皆自江淮發足所以韓滉田漕運致位宰
相李錡因漕運飛揚跋扈以至作亂以此三節惟是京口最重所謂漢
漕一時所運臨時制宜不足深論到得宋朝定都於汴是時漕運之法
分為四路東南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若是陝西之粟使自三門白波
轉黃河入汴至京師若是陳蔡一路粟自惠民河至京師京東之粟自
廣濟河至京師四方之粟有西路四條河至京師當時最重者惟是汴
河最重何故河西之粟江無阻及入汴大計皆在汴其次北方西粟自
三門白波入關自河入汴入京師雖惠民廣濟來處不多其勢也輕宋
朝置發漕兩處是江淮至真州陸路轉輸之勞其次北方之粟底柱之
門舟檝之利若其他置發運如惠民河廣濟河雖嘗立官然不如兩處
之重此宋朝之大路如此然而宋所謂歲漕六百萬石專倚辦江淮其
所謂三門白波之類非大農仰給之所惟是江淮最重在祖宗時陸路
之粟至真州入轉船倉自真方入船即下貯發運司入汴方至京師諸
州回船却自真州請鹽散於諸州諸州雖有費亦有鹽以償之此是宋
朝良法凡以江淮往來遲速必視風勢本朝發運使相風旗有官專主
管相風旗合則無罪如不合便是奸弊大船之運速何故以風為旗並
緣風動四方萬里只是一等所以使得相風旗真州便是唐時楊子江
後來宋朝改號曰真州運法未壞諸州船只到真州請鹽回其次入汴
入京師後來發運歲漕船謂之發運官船與諸州載米發運中明汴船

不出江諸州又自造船雖有此約束諸州船終不應副因此漕法漸壞惟發綱發運未嚴及蔡京為相不學無術不能明考祖宗立法深意遂廢改鹽法置直達法無水處不如此且時奸吏多雖有漕運之官不過催督起發其官亦有名而無實大抵用官船逐處漕運時便都無奸計若用直達法經涉歲月長遠故得為奸所費甚多東南入京之粟亦少故太倉之粟少以東南蓄積發運有名無實此召亂之道也宋朝漕運之法壞自蔡京東京發遣本原大畧如此東萊文

漕法

唐制凡陸行之程馬日七十里步及驢五十里車三十里水行之程舟之重者泝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餘水四十五里空舟泝河四十里江五十里餘水六十里沿流之舟即輕重同制河日一百五十里江一百里餘水七十里

漕數

漢初歲不過數十萬石。武帝時度四百萬石。唐初不過二十萬石。太宗時河南陝運一百八十萬石。開元中崔希逸歲運百八十萬石。天寶中每歲水陸二百五十萬石。代宗時劉晏歲運一十萬石劉晏後浸減至李巽乃復如晏之多後漕益少江淮米至渭橋纔二十萬斛通典。宋太平興國始制汴河歲運江淮杭米二百萬石豆百萬石。大中祥符初七百萬石此最登之數也。天禧末諸州水運上供金帛緡錢二十二萬一千餘貫兩端疋珠寶香藥三十七萬五千餘斤。太宗時歲漕江浙米四百萬石。景德三年上供六百萬石永為定制用發運李溥之請也至天聖四年或增置六百五十是歲以吳耀卿言詔減五十萬石

漕費

秦三十鍾致一石。漢武伐西南夷率十餘鍾致一石。唐都長安初漕租米至東都輸含嘉倉以車或馱陸運至陝而水行來遠多風波覆溺之患其失常十七八率一斛而得八斗為成勞而陸運至陝率兩斛計庸錢千。又元宗時所出水陸之直增以函脚營窖之名民間傳言

用斗錢運斗米

漕運得人

唐有裴耀卿劉晏韓滉。宋范旻為淮南轉運使太宗謂曰江淮之間輦運相繼實我倉廩卿之功也旻曰唐正元中江淮輸米纔十萬石今每歲輦運倍於正元上曰知卿有功覽要。三司使張方平書漕運十四策富弼讀於上前漏盡十刻上太息稱善悉如所啓施行弼退謂方平曰自慶曆以來公論食貨詳矣朝廷每有損益必以公奏議為本其後未朞年而京師有五年之蓄

宋朝置官

宋置淮南浙江湖路都大發運使副使都監以朝官以上或諸司使充。至道元年兩浙發運使始於淮南創值廨三年罷發運使自後並以淮南轉運使領其務。景祐元年罷江淮發運司五年復置會要

東洋文庫